

编者按:

过去30年,癌症患者的数量以每年3%-5%的速度增加着。“癌症就是绝症”“确诊癌症等于宣判死刑”,已是民众中普遍的看法。专家们不断地警告人们,“癌症成为人类第一位的致死原因”。2012年,全世界死于癌症的人有可能超过1000万。

在必须面对的所有恐惧中,没有什么比预知死期将至更加恐怖了。人民日报社资深记者凌志军在2007年罹患癌症,并被认为“活不过三个月”。身陷绝境的他,调整心态,积极搜集诊疗信息,甄别真伪;观察医生的得失,观察病友的成败,选择最佳的治疗方案。5年来找到了适合自己的康复之路。

想到和自己同样命运的癌症患者,还有他们被焦虑和绝望情绪包围着的家人,凌志军决定把自己的体验告诉他们,这就有了《重生手记——一个癌症患者的康复之路》。这本书除了是一本亲历记,更有凌志军作为记者对当今中国癌症医疗体系种种利弊的观察和剖析。他的“别让医生吓死你”、“癌症不是绝症”、“做一个聪明的患者”的观点,让我们对中国式的癌症观念和中国式的癌症治疗有了更多的反思。

《滚蛋吧!肿瘤君》是近期另一位癌症患者出版的图书。美女漫画家熊顿,曾出版过《熟女养成日记》、《熟女单身日记》、《熟女“房”事心经》等,2011年8月被确诊患有“非霍奇金淋巴瘤”(俗称“淋巴瘤”)。在与“肿瘤君”斗争的漫长过程中,熊顿把患病期间所有情绪与经历转化为付诸笔尖的素材,用顽强乐观的心态坚持创作。书中的幽默风趣、自嘲和泰然处之,让每一位读者都能获得积极面对人生挫折的正能量。

智慧和勇气,是战胜癌症的武器。

做一个聪明的病人

■凌志军

大相径庭的癌症观

癌症患者中有很多人并不是死于自己的疾病,而是死于自己的恐惧和错误的治疗。

我这样说,很多人一定不信。事实上我过去也不会这样想,直到自己也成了一个癌症病人,有了一些切身体验,又有很多癌症患者的经验教训做参照,才得出这样的结论。

2007年2月,我病倒了。医生在我的颅内发现两处病灶,疑为“脑瘤”。两天后又在我的左肺发现肿瘤,由此诊断“肺癌、脑转移”的概率为98%,也可以说是“肺癌晚期”。医生当时认为,我已经活不过三个月了。

有一段时间,我对自己的治疗前景感到很绝望。但也就在我最绝望的日子里,我认识的一些美国人不由而同地告诉我,癌症不是绝症,而只是一种慢性病。他们说,在美国,大多数人都是这样来看待癌症的。

我对这种说法将信将疑,于是试图考证它是否有根据。结果发现,美国的癌症发病率和死亡率在最近10年里第一次被遏制,转而呈现下降趋势。癌症患者的“五年存活率”,即医学上所谓“治愈率”,提高到81%。如今美国癌症患者的平均存活时间已经达到11年,并不比一些慢性病患者更短。换一种方式来说,癌症患者的感觉,可能真的类似于得了心脏病或者是糖尿病。

也许正是因为这样的结果,世界卫生组织才能公开宣布,1/3的癌症可以预防,1/3可以根治,1/3经过治疗可以长期生存。

这与我自己对癌症的认识是如此不同,与我们的国家的癌症治疗现状也是大相径庭。

中国式的癌症治疗

在我们的国家,癌症患者面临的情况相当糟糕。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在3年内死去,能够活过5年的只有20%左右(根据不同的报告,我国肿瘤病人的“五年存活率”在10%-30%)。这不仅大大低于美国,也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这是一个惊人的事实,它深深地震撼了我,也给我带来困惑。为什么我们国家的癌症患者会更多地存活、更多更快地死去?是我们这些癌症患者讳疾忌医吗?或者是特别舍不得花钱?是我们国家癌症治疗技术特别落后吗?是我们缺少好

医生吗?是我们没有特效药吗?是我们独有的中西医结合彻底失败,因而让患者更短命吗?是种族遗传基因让我们中国人特别禁不起癌细胞的折腾吗?

我在困惑中仔细询问身边的病友,也悉心体会自己病情的变化。我无数次地置身于医院的拥挤、混乱和繁忙中,观察病人,观察医生,也观察医院的环境和设施。一些现象很快展现在我面前。

我看到来自全国各地的病人,他们每天在同一时间拥挤挂挂“肿瘤门诊”招牌的那些大楼,带着满脸的焦虑和绝望;我看到那些身着白衣、个个拥有一大堆头衔的专家,他们在收取病人几百元的挂号费之后只不过付出几分钟时间;我看到金光瓦亮的医疗设备摆满楼上楼下,还被告知这都是全世界最先进也最昂贵的;我看到所谓“最新最好的特效药”几乎每周都在问世,还有所谓“中西医结合”的独一无二的优势。

事实上,形形色色的好消息相当多,总是宣布又有了什么伟大的“新发现”,给癌症患者带来“福音”。为了这些“福音”能够降临在自己身上,病人们排着长队在医院的收费窗口里塞钱。他们每年花在治疗上的钱以两位数的速度增长着,其中有很多人甚至为此倾家荡产。癌症患者用自己的希望和金钱催生了当今中国最繁荣最赚钱的一个医疗部门,可他们的发病率和死亡率每年都在增加,中晚期患者的“五年存活率”在过去30年几乎没有提高。

我的困惑在继续,因为我找不到理由来解释,为什么我们国家癌症患者康复的机会更少,死亡的人数更多。

接下来的几年里,我开始搜集有关癌症治疗的资料,并且把这些信息与癌症患者的高死亡率联系起来加以思考。有一天,我看到一些资料,在所有死亡的癌症患者中,1/3是被吓死的,1/3是治死的,只有1/3是真正因病而死。有不少人用这一组数字来概括当今中国的情形,包括一些长期致力于癌症治疗的医学专家。

我最初看到这消息时,认为它只是一个大致估计,并非严谨的临床检验统计。尽管如此,我还是把更多注意力集中到所谓“治死”之说,于是我看到了更加让人难以置信的事实。一些医学专家相当准确地指出,“用药不当”大范围地存在着。其中一位认定,“目前癌症病人符合规范用药者

仅为20%”。另外一位则指出,“有90%以上的癌症患者没有得到良好的治疗方案”。

这些数字令我震惊,癌症患者中竟有如此多的人不是死于自己的疾病,而是死于自己的恐惧和错误的治疗。

看起来,我们最大的不幸不在于遭遇癌细胞的侵袭,而在于我们被中国式的癌症观念包围着,同时还接受着中国式的癌症治疗。这种医疗环境正在造就一个悖论:医学越是发达,越是剥夺患者的主动性和判断力,越是造成病人的恐惧和错误。

不恐惧,不盲从

我们恐惧,是因为我们无知。我们不了解癌症,不知道癌症其实并非绝症,只不过是一种慢性病。我们不了解自己的机体,很容易过低地估计自己身体的自我修复能力,却过高估计药物的能力,不知道那些所谓“特效药”有可能正是致命的杀手。

我们会犯错误,除了因为我们恐惧,还因为我们过分相信医生,不知道即使是最权威最有经验的医生也会犯错误。

让我和家人吃惊的是,原来癌症患者求生的玄机如此简单:只要我们不恐惧,不盲从,不走上错误的治疗之路,我们就已经有66%的机会远离死神。即使我们的肿瘤已经到了中晚期,也可以长期与癌共存。

如果你一定要问我,有没有一些可以让癌症患者共同遵循的东西,那么我会说,有。

的确有一些事对所有病人都是相通的——我们必须有足够的坚强,去接受那些应当接受的治疗。

我们必须有足够的勇气,去拒绝那些不应当接受的治疗。

我们必须有足够的智慧,去分清哪些是应当接受的,哪些是不应当接受的。

我们都需要知道,什么时候该从容地迎接死神降临,什么时候该坚定地寻找康复之路。视死如归固然可敬可佩,叩开康复之门却更困难也更可贵。这不仅需要勇气,更需要智慧。

因此,做一个聪明的病人,远比做一个听话的病人更重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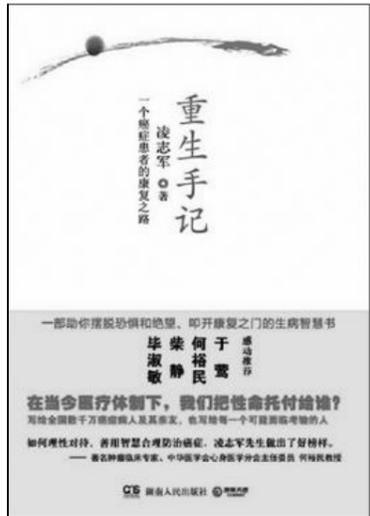
(本文摘自《重生手记》的前言,有删节)

“2011年8月21日清晨,我病了,刚起床走到房门口就轰然倒下,口吐白沫四肢抽搐,完全不省人事,并且……全裸。”漫画书《滚蛋吧!肿瘤君》中充满自嘲口气的手写体文字,详尽记述着作者熊顿的无知无畏。熊顿,一个风趣幽默的漫画家,正经历疾病给她带来的天翻地覆的变化。

与肿瘤君幽默智斗

幻想自己胸部开刀就没法穿低胸装秀身段,住院后惦记的最重要的物件是化妆品,见到走廊里的帅哥一定坚持返回病房带假发……爱美的熊顿现实中领教着肿瘤君死去活来的折磨,而作品里仍旧用难以置信的坚强和幽默风趣的自嘲泰然处之,处处透出积极面对人生挫折的正能量。

被问及正能量的来源,熊顿归结为没心没



《重生手记——一个癌症患者的康复之路》,凌志军著,湖南人民出版社2012年10月出版



《滚蛋吧!肿瘤君》,熊顿绘,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2年9月出版

肺和大大咧咧,“我很少想生病的事,更多的是在考虑病好了以后去哪里玩啊这类开心的事,这就是我的正能量!”可爱、搞怪的粗神经性格被搬进熊顿的漫画里,“漫画里的我与本人人的状态一模一样”。

在《滚蛋吧!肿瘤君》这部漫画里,一个头上有耳朵,身后有熊尾巴的“熊姑娘”,把深夜失眠在走廊里徘徊变成了恐怖片的前奏,从胸口穿刺出来的肌体组织被形容成虫子,习惯病床上解决排便生怕以后会尿床……在熊顿的笔下,痛苦都变成了轻松好玩的故事,让众多网友不知不觉地追着看下来,微笑还挂在嘴边,眼眶却早已湿润。

找乐子绝对是熊顿的强项,化疗后剃了光头,熊顿想到的是洗脸时顺便把头也洗了,既方便又凉快。化疗两天后,症状缓解了,熊顿第一件事是照镜子发现自己的细脖子又回来了。熊顿就是这样一个个散发着正能量的姑娘。

“这是我59年来第一次漫画书阅读体验。想不到自认为‘宠辱不惊、见怪不怪’的我竟然看到‘笑中带泪’。”同样身患癌症的薛蛮子面对熊顿的乐观与勇敢,也自叹弗如。

“生活给予我的,不管是幸运还是坎坷,是快乐还是痛苦……所有情绪与经历统统可以成为付诸笔尖的素材!”带着这样的信念,在漫长而烦琐的检查、治疗中,靠着一支笔和一本速写簿,熊顿完成了《滚蛋吧!肿瘤君》的创作。“画画能打发时间,又好像能给我带来力量一样”,而“不舒服的时候,忍忍就过去啦”。

她说得轻描淡写,仿佛这不是令人生畏的癌症,只是一场小小的感冒。

在挫折中看风景

熊顿处理讨厌的事的方法是“在脑内小剧场狠狠发泄”,颇有阿Q的架势与派头。“自己催眠自己,少看讨厌的东西,多看美好的事物。生病让人不开心,但漫画画会让我感觉到轻松,我会尽量找一些能让自己开心起来的东西。”她说。

漫画画确实是熊顿自我减轻痛苦的“良药”。她在今年8月的一条微博中写道:“这几天状态不大好,我只能画迈克尔·杰克逊来清洁一下我的思想,昨晚我正疼得在家里翻滚,电视台开始播放迈克尔·杰克逊了,我立刻无痛复活,堪比灵药啊!”作为迈克尔·杰克逊的超级粉丝,熊顿病好之后最大的愿望就是去迈克尔·杰克逊的墓地看看。

一场病,让熊顿成长,生病的问题成了她认识生活的工具,“从前对周围的生活比较苛责,或许对自己也比较苛刻,现在借助自己的病来化解从前的心态,变得越发包容”。这,也是生命的一种升华。

珍惜当下的每时每刻,一个坏的现在,其实是又一个美好的开始。祝福熊顿!祝福每一个在挫折中看到美丽风景的人!

用微笑赶走世界的阴霾

■本报实习生 黄晓丽

阅读分享

没娘的日子想起娘

■岳南



岳南,著名作家,现为台湾清华驻校作家。代表作《南渡北归》三部曲、《陈寅恪与傅斯年》、《风雪定陵》等。

每个人都有娘,但娘在世的时候,成长中的儿女特别是青春期或长大成人后,似乎不太在意娘的存在,有时还嫌娘爱唠叨、管闲事,不懂人情世故,从而不愿意与娘多聊几句社会人生并分享自己的喜怒哀乐。而一旦娘离开这个世界,又突然感到缺少了什么,丢失了什么,才真切地感到世界上最疼自己的那个人去了。不自觉地想起娘的好,想起娘的呵护与教诲,想起许多与娘相处的往事,从反思中咀嚼娘的勤劳与伟大,开始悔恨自己当初的无知与无情,心中说:要是娘现在活着该有多好。

最近有一本书在读者间广为流传并在台湾知识界引起强烈反响,这就是彭学明的长篇散文《娘》。

这个娘生于湘西、长于湘西,终老于湘西。后来当了作家的儿子彭学明自娘归天后,经过11年痛苦的回忆反思,开始拿起笔以散文的形式追述娘一生中的渺小与伟

大、苦难与光荣。

文章从父亲在特殊境遇下狠心抛弃娘和幼小的自己开始写起,描述了湘西大山深处的这位女性所遭遇的屈辱与苦难,并于命运的大不幸中抛弃一切世俗的名誉,以血泪和生命抚养孩子、保卫孩子,以品德和精神教育孩子,培养孩子的经历与恩典,展现了一个湘西底层妇女面对世界与同类时的真诚、血情与人性的光辉。

在这种灵性的光照中,作者于创作中痛定思痛,向这个世界敞开心扉,从灵魂深处向世人展示自己作为一个“叛逆之子”,是如何一次又一次地误解娘、伤害娘、让娘身心备受痛苦的种种遗憾。那种抽丝剥茧式的从良心、灵魂和人性私处全方位锥心泣血的解剖与反省,使得《娘》于苍凉的故事与叙述中产生了撼人心魄的力量,比之于卢梭的《忏悔录》更加令人感到真实厚重,直抵人心,万千读者在引起强烈共鸣的同时,不禁为之同声一哭。

当然,这部作品的意义远非如此,在苍凉的故事和人性的解剖交融中,读者们会自然地、从内心深处进行反思与忏悔——作为活着的儿女,应该怎样才能更好地善待我们的父母、珍惜我们的父母、了解父母人性中闪耀着的不朽的光辉从而将其发扬光大。

这便是《娘》给予现代人类巨大的警醒和启示。因而,这是一部天下儿女不得不读的好书。

《娘》(全本),彭学明著,知识产权出版社2012年5月出版

书话岁月

在摩洛哥菲斯城的开旺大学图书馆,该馆收藏的大批陈旧的阿拉伯文手稿中有一本标名为《一千零一日》的书,作者是德尔维希·穆赫利斯。据开旺大学的图书馆馆长介绍,这是全世界仅存的《一千零一日》阿拉伯文手抄本。

读过《一千零一日》吗

■金涛

说来惭愧,我虽然知道阿拉伯文学的经典《一千零一夜》,即人们常说的《天方夜谭》,我也收藏有此书,但是我却不知道她还有个孪生姐妹《一千零一日》。所以,当我在北京大通苑外贸集市旧书摊见到这套丛书时,我的眼睛瞪得大大的,如同见到一位绝色的阿拉伯美人,立马将她赎身带走了。

《一千零一日》由甘肃少年儿童出版社1991年8月至1993年6月陆续出版,共10卷,厚薄不一,译者是万日林、朱梦魁,据朱梦魁在《译者前言》介绍,《一千零一日》亦可译为《天方日谭》,阿文原著共有17分册,总计约150万字,由64个主要故事构成,“集纳荟萃了长期流传在阿拉伯、波斯、印度乃至中国等地区优美的民间故事”。

“从前,在中国的无锡有三家三兄弟,老大马尔绍尔,老二雅古特,老三鲁鲁。两个哥哥都已娶妻,只有三弟尚未婚配……”在第二卷有一篇《商人马尔绍尔的故事》是这样开头的。这个发生在中国无锡的三兄弟的故事,还提到扬州,如果把这个故事中的人名换成中国人常用的姓名,可以看出它的本来面目是来自中国民间的善恶扬善、因果报应的话本小说。这也是《一千零一日》保留了世界各地文化精粹的一个显著的特征。

关于《一千零一日》的版本,也许还是一个有待探究的课题。中译本第一卷“《一千零一日》原著序”的作者穆罕默德·拉法特说,他是在摩洛哥菲斯城的开旺大学图书馆发现该馆收藏的大批陈旧的阿拉伯文手稿,标名为《一千零一日》,作者德尔维希·穆赫利斯。据开旺大学的图书馆馆长介绍,这是全世界仅存的《一千零一日》阿拉伯文手抄本,由于字迹怪异,涂抹不清,穆罕默德·拉法特按馆长的建议,参照前一位

法国东方学者圣·卡罗的法译本,核对馆藏的阿拉伯手抄本,经多年不懈努力,终将这部巨著译成现代阿拉伯文。

据《译者前言》,穆罕默德·拉法特是黎巴嫩的一位律师,1979年贝鲁特知识出版社首次在阿拉伯世界出版发行了《一千零一日》,中译本正是根据这个版本翻译的。译者也同时指出,《一千零一日》最早的中译本是辽宁人民出版社1981年的本子,译者是当年在香港的翻译家、作家杜渐。

杜渐是我的老朋友,现今旅居加拿大,为此我发电子邮件征询当年翻译该书的情形,10月2日他回信说:“我那本《一千零一日》是在辽宁出版的,是肖乾夫妇介绍给他们的,那是荷兰出版的英译本,80年代初我译的,1980年先在香港出版了一个版本,这是中国第一本译本吧,不知新译本有什么不同,很希望能一读。”这封信虽短,却透露了几个重要的史实:一是杜渐根据荷兰出版的英译本翻成中文,并非朱梦魁所说从法文译本选译;二是此书在大陆出版与肖乾夫妇的鼎力推荐有关;第三,杜渐的译本是在香港、后在辽宁出的。这些,都是很珍贵的出版史料。

有趣的是,在我的案头就有一本杜渐著的《书海夜航》(二集,1984年7月三联书店),这是他1985年所赠,内中收有《关于〈一千零一日〉这本书》一文,文中对《一千零一日》的流传作了详细阐述:

17世纪法国学者彼狄斯·迪·克罗依克斯(可能即为上面提到的法国东方学者圣·卡罗)访问波斯古都伊斯法罕。他是最早将《一千零一夜》介绍到西欧的学者,由于结识了波斯大学者莫切里斯,得知除了《一千零一夜》,还有一部《一千零一日》,正是莫切里斯从印度方言将这

些民间故事译成波斯文。于是克罗依克斯征得他的同意,将其译成法文。只是克罗依克斯的译文一直被束之高阁,一百多年后的1785年才第一次在荷兰出版。

“《一千零一日》却确实叫 Hesariek pus 即‘千日谈’,后来也有了固定一日一日讲故事的形式,被厘定为《一千零一日》。”杜渐如是说,“《一千零一日》中有很多的故事,也像《一千零一夜》同样曲折离奇,有悲欢离合的内容,痛苦与欢乐交织的情节。”

